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品花寶鑒
第四十六回 眾英才分題聯集錦 老名士制序筆生花

話說屈道翁搬過怡園來，與琴仙就在海棠春圍住下。次賢向在梨花院，與海棠圍相近。道翁即有一番教導，琴仙從前念過的書，一面溫理，一面與他講究些詩詞文藝，習學楷書。可喜琴仙天姿穎悟，過目成誦，而且銳志攻書，把從前的憂悶倒也撇開。一連幾日，道翁見其職明可學，也甚歡喜。子雲更為得意，吩咐園內家人都稱為屈大爺。約有半月以來，琴仙的文理已通了好些，字也寫好了，對對做詩也通順了。父子之間，分親愛，竟是親生的一樣。那些相公們到園來，倒不好與他盤桓，到門口略一探望。琴仙也不肯曠功，足不出戶，道翁倒有時體貼他，叫他也到各處逛逛，可以開放心胸。琴仙雖答應了，也不出去，不是寫字，就是看書，把個瀟灑慣的屈道翁，反被他拘住，要時常的釋疑問難起來。一日，想起子雲托做《怡園序》，便作了半日，又修飾了一會，自己送與子雲、次賢看了，請他斟酌。次賢道：「妙極了，就使徐、庚復生，也不能塗改一字。」子雲道：「是石刻好呢，還是木刻好呢？」道翁道：「論長久，自然是石刻。前日見金吉甫相熟的那個季□矮子，刻工尚好，不過價值大些，然此是市井的常理。你莫若找吉甫將他薦來一刻，是極妙的。」

不是說要刻在含萬樓屏風上？卻也好看。」次賢稱善。子雲就叫書童找出了八張大宣紙，照著屏風大小裁好了，送到海棠春圍，請道翁親筆自書。此時春航、南湘場事已畢，子雲定了二□八日，請諸名士遊園，以辰初畢集。是日不設筵宴，恐誤了遊興，止於幾處備了小酌茶點。凡近水者坐船，離水遠者步行，須以一日之內遊盡。王鬍子住了兩日回寓，將《圖書集成》裝了五大車，送進怡園，子雲只得收了，就放在含萬樓上，也就擺滿了五間大樓。

諸名士於二□八日早上陸續皆到。是日子玉、春航、南湘、仲清、文澤、王恂，共是六位，惟吉甫因感冒未到。園內屈氏父子，與次賢、主人四位，都在含萬樓下坐了。道翁道：「這個含萬樓是本《易經》『含萬物而化光』句摘下，因為園中的主樓，故取此名。但就本意是言乾道之大，此名似乎不甚相宜，度香以為何如？我見樓上現供著賜書，何不就改為賜書樓，未知可否？」子雲道：「改得甚妙，就是賜書樓。還要求作一副長聯。」道翁道：「老夫改了樓名，那聯句請諸名士題罷。」子雲道：「諸兄自有分題，這第一聯還求道翁先生賜題，就是諸弟兄也不肯相僭的。」道翁又讓了一會，叫琴仙捧過筆硯來，題了一副長聯。諸人見他寫出，看是：

文苑賜英華，數玉笈金編，正學《□三經》，旁通《廿二子》；詞場開鼓吹，看筆歌墨舞，縱橫一萬里，上下五千年。

題罷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夫拙句不文，諸兄休得見笑。」眾名士看了，個個首肯心服。

子雲讓大眾進了承蔭堂，崇嶺巍煥，局面堂皇。院子內有座戲臺，槐陰布綠，棟宇生輝。道翁與諸名士看了那些匾對，說道：「這堂名很好，不用換。東西楹要添副長聯，就請靜宜大筆罷。」次賢道：「這些聯額，原是弟當日胡亂寫成的。這承蔭堂與賜書樓，皆是正屋，還求吾兄老手一題才稱，恐我們終是柔筋脆骨，撐不住這個大局面。況所添的地方尚多，大約有二□餘處，再等我與諸位分擬罷。」道翁道：「不是這麼說。我雖與諸位兄臺相敘了幾回，尚未瞻仰珠玉，今日正可窺豹。」

若盡要老夫題詠，倒將諸位的錦繡埋沒了。」眾名士謙道：「此處實不敢妄擬，其餘各擬幾句呈改。」琴仙又捧了筆硯過來，道翁道：「你學了幾天字了，我念你寫，不要寫別字才好，諸兄看看可長進些麼？」遂口占一聯，琴仙寫了，個個的端楷。

諸名士看是：

佳氣近蓬萊，欣玉燭時和，金甌業盛；晴光開閬苑，詠珠簾兩卷，畫棟雲飛。

又集六朝文語，成了一副八言的，也念與琴仙，寫出是：

風草月松，緣庭綺合；日華雲實，旁沼星羅。

諸名士惟有痛贊。再看琴仙的字，已是美女簪花，秀潤如水，更為欣喜。道翁道：「對面戲臺，雖有聯匾，那塊『太音之和』可以不換，簷前那塊是要換的。柱上的七字聯，應改八字的，請庚香世兄一題，老夫借觀珠玉。」子玉尚要推遜，眾人擠定了，卻也不慌不忙，想了半刻工夫，提起筆來寫了，說道：「小姪荒疏，未敢妄作，也集個成語，尚求老先生斧正。」道翁與諸名士看時，匾是「畫堂秋拍」四字，聯句也是集六朝文上的，是：

輕扇初開，長眉始畫。

鳴瑟向趙，吹簫入秦。

道翁贊道：「我說庚香世兄定是不凡的，果然，果然！」子雲及眾名士也贊了好。

子雲就讓進內，出了承蔭堂，後是牡丹香國，四圍短短花牆，圍了有兩三畝大的一塊地。內中花石亭臺，位置無一不佳，倒像獨成一個園林景象。徑用小白石砌成，曲曲折折有數□條，護以短欄。滿園盡是牡丹花，有在石臺上的，有在平地上的，高高低下，足有千萬朵，開得正盛，五色繽紛，令人目眩意亂。

諸名士也賞玩不盡，然到此亦不能不稍為遊憩。各尋石徑花臺，小亭曲檻處，小憩了一會。來到正屋，是七間，裡面又間著些洞房綺戶。再到後一進，長廊繚曲，屈戍橫波，卻種滿芍藥花，此時未開。道翁道：「這牡丹香國，繁華已極，可改名為寶香堂，後一進題為護香廊。這寶香堂須添一副對子，請湘帆兄罷。」

春航要遜，諸人不依，只得遵了。想了一聯，寫出是：

五雲書鑿金銀字，百寶欄開富貴花。

道翁看了贊道：「真好富麗，卻稱這寶香堂。」眾人也附和了幾聲。次賢道：「我們還是從東去呢，還是從西去呢？」子雲道：「從西到東路長，還是從東轉西，可以坐船，路卻順些。」便領眾人出了護香廊後的圍牆，只見一帶石坡，層層的叢蘭翠筱，芳馨襲人。從石磴上行到了山北，也是一樣的蘭竹。

那帶山向西北去的，卻是土岡，由高而低。望東南去的，卻是層巒蒼翠，山下一帶清溪，溪外盡是竹樹。依山臨水間，有一所院宇，石壁上刻了「蘭徑」兩個大字。道翁與眾人進了屋子，見是一間、兩間、三間、五間的不一，有好幾處。滿目盡是碧杜、紅蘭、翠苔、綠蘚，甚為幽雅。道翁道：「此處甚佳，一洗寶香堂繁華之氣，不可不題。」因題為風露清吟館，對仲清道：「劍潭兄試題一聯。」仲清不能推辭，此處也合他的雅趣，即題道：

二分水蘸三分竹，一面山栽兩面花。

道翁贊道：「好極了，卻移不到別處去。」仲清笑道：

「有先生的珠玉在前，我等實難附尾，不過聊以塞責而已。」文澤道：「此處我竟沒有來遊玩過。」王恂道：「我也沒有，到護香廊就住了。」南湘道：「我去年看菊花，是從這裡走過，倒遊了一遊。」子雲引道，過了一座木橋，從竹林走出，是片空地，有幾間敞廳，立著鴿棚，旁邊還一條馬路，望東北上編些竹籬，高高矮矮，護著幾處屋宇。同到了裡頭，內中擺設俱極雅淡，署名曰菊畦。後面是個大蕩，蕩邊樹木茂密，再後頭就是圍牆了。道翁道：「此處可改做黃香東圃，添副小對子罷。」遂念道：

春秋多佳日，風雨近重陽。

子雲引了從菊畦東手走出，一帶桑林，前面是溪河擋住，便叫家童去撐了兩個船來。家童沿著河堤，轉過山嘴，不多一刻，見兩個小艇撐了過來。眾人下了船，一並的慢慢撐去。繞過了一個石磯，見一邊是山，一邊是樹。到了一處，繫好了船上岸。只見蒼松夾道，古柏成船。從松林裡進了一所莊院，也有二□餘間，最後一進，已在山頂，見有一株古松，如虯龍盤雲一般，中間設一張禪牀，前面一個丹鼎，署名為松龕。外有一個鶴欄，見有兩隻白鶴，雪羽皚皚的，甚是可愛。道翁道：

「松龕可改名為松鶴丹房，竹君可題一聯。」南湘也集了六朝文，念道：

逸翮獨翔，孤風絕侶；真花暫落，畫樹長春。

道翁贊了「好」。翻山過去，從一條石徑走下，望南一百餘步，倒是梅崦了。密葉繁陰，子多於豆。同進了屋內，眾人已走了許多路，也要歇歇了。子雲即吩咐擺飯上來，略喝了幾杯酒，便吃了飯，喝了茶。道翁問道：「這個園共有幾里？我們今日也走了好半天，還不到三分之一。」子雲道：「周圍原有五里，山占了一分，水占了兩分，樹木占了一分，空隙處又占了一分。於房屋原只得二□幾處，除了門房、馬棚、廚房等類，算起來共有四百零八間。其實也不算很大，若要擴充出去，也還可以。」道翁道：「夠了。太大了，太覺空曠。你這個園好在不散，處處精神團聚，一處有一處的結構，真是好手筆，大約你與靜宜也費盡了心。」次賢道：「可不是，那時你又不在此京裡。你若在此，便好商量，必定還要添出許多好處來。」

道翁道：「已經好極了，設使我起出稿來，還未必能如此。」子雲道：「有幾處，靜宜也改了好幾回才成的。」子玉道：

「這梅崦兩字，只好刻在山上。在房屋裡，這崦字似乎要改才好。」道翁道：「就請教換個名字。」子玉道：「還請道翁先生改罷。」仲清道：「你若想著了好的，就說也不妨。」道翁道：「正是，就我換得不妥，也要請教大家商量的。」子玉道：

「改做古香林屋罷。」道翁道：「妙、妙！這個古香林屋實在改得妙，就請題一聯以成全壁。」子玉要取筆寫時，琴仙道：

「我代寫，你念來。」子玉一面念，琴仙一面寫，眾人看是：

看他竹外枝斜，恰稱翠袖生寒，縞衣純素；伴我夜闌人靜，正值瑤琴一曲，玉笛三終。

道翁大贊道：「仙骨珊珊，非吃煙火食所能道，拜服，拜服！」子雲與眾人都大贊，又贊琴仙的字比先寫的更加精美。

子玉看了，真是喜不自勝。琴仙見子玉題了這副好對，也覺得玉顏春暖，笑啟朱唇，仲清、南湘等也替子玉喜歡。

大家走出了梅崦，過了梅林，轉過一處，又是一個庭院。

前面兩塊英州靈石，平屋三進。後有一樓，樓上有一神龕，供設花神牌位。中間一進，署名為紅茶仙館，兩邊都有廂房。道翁道：「此處既供設花神，索性做個花神廟，改名為蕊珠仙府，湘帆兄可再詠一聯。」春航應了，想了一想，寫了出來。眾人看是：

花雨散繽紛，嬌舞霓裳雲貼地；風情吹旖旎，輕搖月佩步凌虛。

道翁笑道：「湘帆兄的是妙才，寫得如此風流香豔，真把那花情花魂都寫出來了。」春航自謙了幾句，眾人也幫著贊好。

於是出了蕊珠仙府，順著兩行修竹徑，一條荔枝街，又過了幾處神仙洞，望東走，到了蕭次賢的梨院來。道翁道：「可不必進去了，梨院可改為臥雲香院，庸庵兄請題一聯。」王恂一面想，隨著走到了海棠春園來。子雲道：「且請坐坐，喝杯茶，那邊又要用船了。」都進了海棠春園坐下。道翁道：「海棠花為花中豔品，還有那些紫白丁香襯貼他，更覺香色兼備，須好好起他個名字才好。」即笑對琴仙道：「我看你於那些詩詞上也還明白，我今日當著人考你一考，你能起這個名字麼？」

琴仙聽了，紅起臉來，答應不出。子雲道：「很能，很能。你快想來，如不甚好，也沒有人笑你的。」琴仙道：「有倒有一個，只怕不好用。」道翁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琴仙道：「春風沉醉軒，不知用得用不得？」子雲拍手贊好，子玉等同聲說道：

「果然真好！這沉醉二字，用得入神入妙。」道翁也點點頭，道：「也難為他。」又道：「你還能作一副對子麼？」琴仙正要

回言，王恂已寫了臥雲香院的對子出來，看是：

夢到香雲生屋角，笑看新月上牆腰。

道翁與眾人也著實贊賞了。琴仙道：「這個春風沉醉軒是昨日偶然想著的。對子只有上聯，沒有想得出下聯。」道翁道：

「你且將上聯寫出來看看，不好就不用他。如可以用得，請一位替你對成了才好。」琴仙就將上聯寫了出來，眾人看是：

一曲借餘芳，嬌比玉顏時醒醉；

眾人大贊，倒將琴仙贊得不好意思起來。仲清道：「可惜沒有下聯。」子玉將這句不住的吟哦，次賢道：「這下聯非庚香續成不可。」道翁道：「果然，就煩庚香點鐵成金罷。」子玉欣然提起筆來，寫道：

千金買良夜，好酬春色正溫柔。

道翁大贊道：「此與湘帆兄一樣手筆，今日看諸兄題的聯句，正是一人一樣性靈，原不能強合的，就是前舟還沒有題過。」

大家喝了一會茶，子雲命家童去駕船。那邊池水寬闊，撐了一個畫船來。眾人繞過了河堤，下了船，蕩出了小港，即是個大寬闊處，令人豁目爽心。不多一刻，到了吟秋樹，子雲請眾客進了樹。道翁尚未遊過，把這三層水榭遊了一轉，老年人也乏了，就在中間一層坐了。子雲道：「少酌幾杯，此處已預備了。」於是眾家人上來，在各人面前擺了個盞盒，斟了杯酒。

道翁飲了數杯，倚闌眺遠，見旁有條條小港，疊疊崇山，前有綠柳低垂，紅橋斜跨，山上有泉，翻滾滾雪，屋邊皆樹，雲護煙籠，贊道：「我看園中以此處為第一，這樹名也好，就每層有一副對子。前舟題第一層，竹君題第二層，劍潭題第三層。

必皆有驚人好句，老夫洗耳恭聽。」三人不能推讓，先看文澤的第一層是：

楚江煙水吳江雨；■字闌桿丁字簾。

道翁及眾人痛贊了。道翁道：「這第二層最難，上有第三層，下有第一層，這要看竹君的巧思了。」南湘已想了一會，頗難著筆。仲清也在那裡凝思，各要爭勝。南湘已得了，寫了出來，道：「題得不好，將就他第二層罷。」眾人看是：

秋色撲簾櫳，置身已覺超平等；月光穿竹樹，放眼請登最上層。

道翁贊道：「果然是第二層的聯句，移易不動，這是煞費苦心才得出來。劍潭的第三層如何？想另有妙意。」仲清道：

「我的不及竹君的切題。」即寫了出來，看是：君如趁月來遊，雲移一鶴；我欲乘風歸去，橋臥長虹。

南湘看了，先痛贊起來，道：「劍潭此聯，頗有仙氣，這斷不像第二層，也不像第一層，實在是第三層最高處，我真服了你這種渾脫句子。」道翁與諸人也齊聲痛贊。

吃了些點心，又下了船，慢慢的搖。眾名士領略那水光山色，佳興增添。穿過了六曲紅橋，沿著那竹樹蒙茸，到了一處，那是停雲敘雨軒。高下兩層，一在半山，一在山腳，甚為幽雅，大致與吟秋樹彷彿。道翁道：「這個名字要改，此處是第二個勝景，著不得陳腐語，改為練秋閣罷。」眾人道：「改得很好。」道翁道：「此處須靜宜添一副好對子。」次賢道：「恐題得不佳。」也即寫了兩句，看是：

清樽滿賞《山香曲》，畫舫遙聽《水調歌》。

道翁與眾名士贊賞不已。

子雲讓眾人下船，對次賢道：「先到桂嶺，轉來再到縹渺亭罷。」次賢道：「自然先到桂嶺為是。」就從練秋閣旁，轉入一條小港，隨著山腳，蕩有三箭多遠。上坡見是一個藥圃，四面圍著白石短欄，一個亭子。從亭子進去，有幾間屋宇，內中清潔，有些藥鑪、杵臼等物。一邊是豆花籬，此時卻還空著。

一邊是鹿柵，有只梅花鹿在裡面，見人來便呦呦的叫起來。眾人也賞玩了一回。出了藥圃，是一座土嶺，見無數的掛樹，過嶺來桂樹更加多了。內有好向處院落，自成一景，亭臺樓閣，備極其勝。子雲領眾都走到了，進了正屋坐下。子雲又讓客用了些茶、點心。諸人一面遊賞，道翁道：「此處是個大坐落，桂嶺二字不足以盡之，改為叢桂山房罷。」子雲道：「改得妙。」道翁又道：「你自置一聯。」子雲笑道：「道翁先生既要考我，也應早些命題。到臨時才說，教我如何想得出來？」構思了一刻，也集了副成語，寫將出來。眾人看是：

大雅扶輪，小山承蓋；落花入領，微風動裾。

道翁道：「集得甚好。」即起身出了桂嶺，望北而來。只見怪石嵯峨，若飛若走，頗為駭目。古藤如臂，香草成茵。上了山徑，直盤旋到了山頂，有□丈多高，把園中的景致，望得□然。看了好一會，才一步步的拾級而下，到一個山凹裡亭子邊，便是縹渺

亭，靠山踞石，兩翼外張如飛的樣子，好不幽險。

亭中可容三席，下面束手就是方才的練秋閣了。道翁道：「怎麼又走回來了？」看亭子裡有副對子，是他的學生華光宿的，也還用得，便對子雲道：「你於此處，何不再集一副成語？」子雲道：「我料著道翁還要考我，我已想就了。」即寫道：幽岫含雲，深溪蓄翠；橫藤礙路，弱柳低人。

道翁說：「好。」又步下山來，沿著右邊一帶山徑，足足走了半里多路，過了好些石磴、雲屏、小亭、曲榭，到了一帶梧桐樹邊，前面遠遠望見賜書樓。才從西邊一條曲徑走去，又穿過了幾處神仙洞，便是一道清溪，圍著一個院落，門外也有幾堆小山，盡是碧桃花樹，已盛開了。遂同過了小石樑，來到桃花塢。這裡有五六處坐落，遊賞已畢，道翁道：「此處改為尋源仙墅，也須添副對子，再借重庚香一題罷。」子玉想了一會，寫出看是：

此處即仙源，自有問字青鬢，添香紅袖；名園為福地，不數踏歌潭水，打槳春潮。

道翁大贊，眾名士也隨聲附的。

出了尋源仙墅，又過一座半石半土的小山，接著就是幾百株杏林，圍著三四層重樓，湘簾晁漾，綺戶文窗，令人應接不暇。道翁道：「這個樓名題得才妙，無須更換。東風昨夜樓是那一位題的？」次賢道：「是度香題的，對子是我做的。」道翁道：「好對子。」朗吟了一遍，也叫琴仙寫了出來，琴仙記得是：

一夜雨廉纖，正燕子飛來，簾捲東風，北宋南唐評樂府；三分春旖旎，問杏花開未，窗間青瑣，紅牙白口選詞場。

於是從東風昨夜樓後面走去，說不盡園中的景致。又到了一處，盡是些榴花艾葉、萱草紫薇等類，有幾架老藤花開滿四處，還有些罌粟、虞美人，有五六處坐落。道翁各處看了，知是小赤城，因榴花而設。又看了些對聯，自己題了一副，命琴仙寫了出來。眾人看是：

翠黛忘憂，琥珀杯斟金谷酒；紅巾侍宴，珊瑚枕臥赤城霞。

眾人大贊，又走了出來，望北而行，右手竹梅外，望見寶香堂的東牆角。又見風露清吟館的那一帶峭壁，迤向西北。沿池走去，又到一處，見碧梧、翠竹、芭蕉、棕櫚、柿子，清蔭滿目，爽逼衣襟。有五六塊大盤陀石，頂上盤著凌霄花，正開得茂盛。此處妙不可言，道翁與眾名士在石磴上坐了，道翁道：「這裡別開生面，宜夏宜秋。」坐了一會，進了屋宇，見有迴廊，有抱廈，有平臺，有敞廳，遊歷不厭。正在廳內，見題著積翠軒，有幾副對聯。道翁道：「積翠軒可改為清涼詩境。」眾名士道：「這詩境二字大妙。」道翁道：「庚香再題一聯何如？既題了溫柔鄉，也不可題清涼境。」子玉聽了，頗有愧色，只得唯唯聽命，也就集了成語。眾人看是：

零雨送秋，輕寒迎節；狂花滿屋，落葉半牀。

道翁與眾人贊畢，過了清涼詩境，便是個水蕩，青蒲細柳，綠蘸波光。湖邊有兩三處茅舍竹籬，是個稻莊，其餘隙地盡作平疇，頗有雞犬桑麻之勝。東邊河面窄處，有個石樑，眾人走了過去，就是先來的射圃，那邊就是菊畦了。到了稻莊，閒步了一會。又到稻莊後面，尚有無數的小房子在那裡，都是園丁、花叟住的地方。還有藏花窖，藏冰窖，茶寮酒肆，倒也有趣。

那些園丁見主人同了客來，一齊躲到屋裡去了。眾人又繞到西邊，尚有些鴨欄、雞埘、蟹簍、漁莊，麥牟麥一疇，菱茨滿瀆。

道翁不勝留戀，想起歸田之樂來。調子雲道：「將來尊大人回來，這個平泉莊勝於古人多矣。」便數今天添的對子，已有了二副，內有最多者是子玉與他自己，其餘也有兩副的，惟文澤、王恂只有一副，未免不公，於是煩王恂、文澤各撰一副，又改稻莊為紅雪西莊。先是文澤念了出來，是：

梅雨平添瓜蔓水，豆花新帶稻香風。

王恂也念了兩句，是：

宰相歸來遊綠野，將軍老去隱青門。

道翁道：「這兩聯都好，不分伯仲。今日這些對聯，各有所長，老夫只可拜倒轅門了。」眾名士謙讓了好些話。

今日這怡園也算遊盡，只剩了些小景致，不關緊要的地方。

子雲請眾位還到寶香堂，已是夕陽西下，朱霞半天，映著那些牡丹花，更為絢爛。已撤了護花的幃子。子雲備了兩席，一席是道翁、南湘、子玉、琴仙、次賢，一席是仲清、春航、文澤、王恂、子雲。

正飯酒間，王蘭保、金漱芳、秦琪官、林春喜同來見了，即分開坐了，談了些閒話。子雲道：「今日這二副對子，清芬濃豔，各盡所長。但我看來，始終要推道翁先生的賜書樓、承蔭堂冠冕堂皇了。」眾名士道：「自然，我們到底覺得力薄，那裡能這樣大方，這是勉強不來的。」道翁道：「這也不然，一來相體裁衣，二來是各人的性靈。今日高超的是劍潭，沉著的是竹君，細膩風光的是庚香，風華綺麗的是湘帆，秀潤工穩的是庸闌、前舟，瀟灑跌宕的是靜宜，就是度香那副集句，也覺得落落大方。正是各人自立一幟，無從評定甲乙。你們看這二副對子，好在虛字少，盡是實字多，便見得力量。若教外邊那些名宿做起來，不知要添多少虛字在裡頭，才湊得成、捏得攏呢。」眾名士一齊佩服。子雲道：「先生何不將那篇序文拿出來，大家看看？」道翁道：

「我本要請教。」即叫書童到春風沉醉軒取了出來，大家爭先要看。子雲道：「不用，我與靜宜是看過了。」便叫書童找了兩個針，將序文插在壁上，攜燈照了。眾名士看時，那四旦也同過去看，見道：

昔者署書之體，肇於白虎芬龍；刻石之詩，日方自平泉翠筱。故《蘭亭》一序，春貼爭傳；《柏梁》數篇，華詞擅藻。況乃地嚴紫禁，雲護皇都，名著金臺，星連帝座。銅街復道，珠市通衢。龍樓映鳳閣以生輝，玉輦隨金鑾而同警。貂蟬貴第，大開竹木之園；駟馬高門，廣建芙蓉之府。爾乃東海巨公，南天協相，秉百蠻之節鉞，領兩浙之湖山。島嶼風清，海洋令肅。鯨氛淨而飛艦萬里，蜃氣息而晴霞滿天。預謀韓忠獻畫錦之堂，先廓晏大夫近市之宅。賜來水衡之錢百萬，拓出金谷之地千弓。則有翩翩公子，弱冠為郎；岳岳清才，英年攀桂。簪裾雲集，皆四姓之門庭；裙屐風流，洵一時之俊彥。共商圖畫，成此園居。鳩工庀材，三六月；風廊水榭，四百八間。人傑自應地靈，雲蒸亦復霞蔚。其園也嵯峨窈窕，突兀崎嶇，山列如屏，水瀦成帶。靈楓人柳，老化紅羊；怪石危峰，暗蹲碧獸。三分竹而二分水，五步閣而一步樓。橫塘曲檻，盡草木之扶疏；青瑣綠墀，極房櫳之繁盛。聽鶻有館，鬥鴨成陂。馳馬球場，設鵠射圃。春風一來，則繁花如繡；夕陽欲下，則好鳥成啼。流泉數金石之聲，岩岫染黛眉之色。則有雲間詞客，鄰下才人，落唾生珠，清詞霏玉。回紫闌於大海，騎彩鳳於神山。琉璃研匣，置鴿眼之端溪；翡翠筆牀，臥鼠鬚之湘管。朱盤展而華月倒行，寶鼎噴而祥煙成蓋。夜吟未已，宵露珠圓；曉寐未遑，朝陽金燦。竹樓花浦，時來不速之賓；殘雪為霞，絕少離群之感。論古則源探星海，辯才則河下龍門。風雲壯而五緯經天，月露新而七星貫手。洵乎豪矣，不亦壯哉！於是南都石黛，妙選歌臺，北地胭脂，齊來舞榭。驚鴻飛燕，飄冶袖之雙雙；鹿錦鳳綾，結霓裳之隊隊。聯步於廣寒這闕，玉宇無塵；回眸於洛浦之濱，秋波屢轉。唾花飛而香留三日，歌珠串而鶯囀一林。何論蛾眉蜂首，誇桃李之顏；翠羽金染，盛侈釵鈿之飾也。而議者謂玩物喪志，節欲保身，腥西農之味腐腸，窈窕之妹伐性。是以寇公居處，地乏樓臺；羊子清貧，衣惟布帛。上卿猶豚難掩豆，丞相亦門不容車。即為清德之是徵，高風之足尚。豈知屏列歌姬，不失汾陽之業；庭羅絲竹，愈形謝傅之賢。陶士行有童僕千人，於襄陽稱饋遺萬。金花銀燭，羊公愛客之心；醇酒婦人，信陵自豪之致。況本門高王、謝，佩愛羅囊；姓擬金、張，衛森畫戟。自有甘臨之象，何須苦節之占。宜乎視金銀為土芥，輕珠玉如泥沙。且超脫者為才子之情，豪縱者尤少年之氣。陽春煙景，大塊文章；馳電難追，逝川誰挽。苟不及時以行樂，殊為拘執而鮮通。更逢櫻桃為鄭國之尤，芍藥以揚州為盛。故琵琶箏笛，遊楚常以隨身；月觀琴臺，徐湛因之宴客。龍華會上，聚青真玉女之仙；兀跡山前，志赤烏美人之地。千燈張而銀河落於樹杪，重簾捲而珠彩生於棟間。華刀利之天，原許神仙遊戲；流水夭桃之際，豈無花草迷人。多見者識廣，博覽者心宏。若云尹文子之身宜布衣，公孫弘之餐應脫粟；清風明月，買不因錢；掃雪烹茶，貧而能樂。是猶捨江湖之大而濯蹄涔，忘華嶽之高而驚培塿也。僕衰年作吏，

憔悴風塵，壯歲束裝，羈棲賓客。然而覽洞庭彭蠡之勝，瞻南衡東岱之崇。登吹臺而揖高岑，入戎幕而抗范陸。擁裘雪塞，走馬蘭臺。庚子山蕭瑟生平，江關已暮；杜少陵飄搖風雨，草舍無存。今也駕駘猶繫鹽車，歸田何日；社燕暫尋朱戶，勝地重逢。會珠敦玉之場，作聯袂題襟之集。嗚呼！蓬心將死，經零雨而重蘇；桐尾已焦，遇賞音而猶響。結交以道，文字為緣。他年事業助猷，相門出相；此日池臺花鳥，仙境求仙。若謂歌梓澤之芳園，言興珠翠；序玉臺之新詠，書鑿金銀。則僕才盡江淹，賦輸王粲；願投梭而看織錦，請捧研以俟生花。

當下眾名士看了，正是游、夏不能贊一詞，惟有拜倒而已。

道翁自謙一番，又道：「可惜今日吉甫未來，又少了許多名作。明日想他也就大好了，請他來看了，斟酌斟酌再刻。」諸名士皆以為然，直飲到三更，方才盡歡而散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